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6, 16(11), 815-82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112447

Hans汉斯

从文学空间到文学地图：外国文学的空间化教学

张曦萍，吴景祥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阜阳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本文以文学地图为教学切入，可以构建起一种关于外国文学的空间化教学路径。从文学的存在、生产与流动出发，可以将文学空间划分为叙事空间、创作空间与传播空间，以分别考察文本中的地理信息、作家地域经验以及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在此基础上，文学地图需实现从“地点”到“关系”、从“路线”到“过程”，以及从“分布”到“问题”的教学转换，是地理信息转化为文学阐释与文学史问题。而根据教学对象与问题的差异，还可将具体空间教学划分出微观、中观与宏观三种尺度，来对应以上从点到面的空间与问题。空间化教学并非以空间取代传统的时间线，而是在时间维度之外建立新的知识组织方式，从而拓展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视野与文学史理解方式。

关键词

外国文学教学，空间化教学，文学地图，文学空间

From Literary Space to Literary Maps: Spatialized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Xiping Zhang, Jingxiang W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Received: October 5,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Abstract

Taking literary maps as an entry point for teach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patialized approach to teaching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xistenc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space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narrative space, creative space, and circulation space, which respectively addres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within literary

文章引用: 张曦萍, 吴景祥. 从文学空间到文学地图: 外国文学的空间化教学[J]. 教育进展, 2026, 16(11): 815-823.
DOI: 10.12677/ae.2026.16112447

texts, writers' reg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cross-cultural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On this basis, literary maps should facilitate three pedagogical shifts: from "places" to "relations", from "routes" to "processes", and from "distribution" to "questions", thereby transform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into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nd questions concerning literary histor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questions under consideration, spatialized teaching can be developed at three scales—micro, meso, and macro—which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patial relations and modes of inquiry, from individual locations to broade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Spatialized teaching does not seek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with spatial analysis; rather, it establishes a new way of organizing knowledge alongside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literary history in courses on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Spatialized Teaching, Literary Maps, Literary Spa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高校中的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是时间性的文学史教学，学生在课程与教材中沿着时间轴进入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等等不同历史阶段，由此建立外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种组织形式经典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文学的演变以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总是需要在历史语境下理解。与此同时，文学并非纯粹诞生于时间长河中的艺术，作品本身有特定的叙事空间，作家也处于具体的生活空间之中，作品则将通过翻译、出版与传播来不断跨越原有的地域。特别是在现代交通、移民与数字媒介交往都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文学的地域流动愈发突出，构成“世界文学”的基础条件[1] (p. 6)。

文学地理学、空间文学研究以及近年来数字人文中的文学制图实践，已经从不同角度推动研究者重新思考文学与地方、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泰利强调文学空间、空间想象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莫莱蒂则借文学地图将原本隐性的文学与地理之关系转化为可观察的空间等等。这些研究为文学空间的教学转化提供了方法基础，但文学研究中的地图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教学中的地图，故此，本文尝试基于这些理论观点，构建一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尤其是在课堂有限的条件中)空间化教学策略。

2. 文学地图的三重空间内涵

文学与空间之间存在多种联结层次，其中至少包括作品内部的叙事空间、作家所处的创作空间，以及作品的传播空间，三者分别对应文学的存在、生产和流动，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地图的基本空间结构。

2.1. 叙事空间

最直观的文学空间显然是文学作品内部所呈现的地理空间，即文本叙事空间。从古代史诗中的城邦、战场，到现代小说中的城市、街道、住宅和公共空间，文学作品始终通过空间建构人物活动的具体场域，譬如雨果笔下的巴黎、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都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在现实地图上找到的地理位置，而是经过文学叙事后被赋予了具体情节功能、人物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

以《尤利西斯》为例：小说以 1904 年的都柏林为基本空间框架，布卢姆、斯蒂芬等人物在一天之内

穿行于城市的街道、住宅、报社、酒馆、图书馆、墓地等不同场所[2]。若在课堂上仅仅将都柏林作为作品的地理背景加以介绍，地图所提供的只是“故事发生在哪里”的信息；但如果进一步将人物的行动路线与小说中的具体场所对应起来便能够发现，城市空间本身参与了小说情节的组织——布卢姆不断移动的路线构成小说展开的基本轨迹；不同人物的行动路线既彼此交错，又保持着一定距离，人物之间的偶然相遇、错身而过以及最终形成的联系，都因此具有了具体的空间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场所并非中性的地理坐标，而有进一步指涉：住宅关联着家庭关系与婚姻危机，报社和街道连接着现代都市的信息传播，酒馆等公共空间则构成人际交往和社会身份展演的场所。都柏林由此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容器”，而成为人物关系、情节推进乃至小说主题生成的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将一天之内人物在城市中的漫游与《奥德赛》的史诗结构相互对应，使现代都柏林的街道、建筑和公共场所获得了新的文学意义：现实城市空间与史诗空间发生叠合，日常生活的城市漫游因而被转化为具有史诗意味的现代叙事[3]。由此，在课堂中绘制《尤利西斯》中都柏林地图的意义就指向了理解作家如何将一座具体的现代城市转化为小说自身的叙事结构。

总而言之，文学地图中的叙事空间不能理解为“作品地点的集合”，而应理解为经过文学文本重新组织的空间关系。从教学角度而言，可以由“地点”进一步进入“场景”，再由“场景”进入人物行动和叙事结构，最终回到空间所承载的文学意义。

2.2. 创作空间

创作空间指的是“作家在哪里完成写作”。外国文学课程通常都会对作家的出生地、求学经历、职业经历和迁徙经历作一般介绍，但这些信息往往作为作家生平的附属材料存在。实际在教学中可以进一步追问：作家的空间经历是否构成了其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文学、地方与地理空间之间存在复杂关系[4]，近年来兴起的文学空间研究则进一步将空间视为文学生产、表征与阅读的重要维度。泰利(Robert T. Tally Jr.)指出，空间与空间性一直存在于文学之中，因而可以考察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5]。在这种文学地理学与空间文学研究的交叉视野中，作家显然不再只是一个处于固定国别之中的文学主体，而是一个不断与地方发生关系、在不同空间之间移动并形成空间认知的主体。由此，作家的生活空间、迁徙空间和文化接触空间便不再只是传记材料，而可以成为理解文学创作的重要入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创作的现实空间其感知、记忆和想象之后，会转化为具有文学意义的空间。换言之，文学地理学所关注的并非简单的“作家在哪里生活”，而是作家如何感知地方、如何理解空间，以及这种空间经验如何进入文学书写。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地图所呈现的也不应只是作家生平地点的罗列，而应当尝试将作家的出生、求学、迁徙、交往、创作等空间节点连接起来，使学生探察空间移动与文学创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外国文学史中存在大量具有跨地域经历的作家，譬如乔伊斯长期离开都柏林，却持续书写都柏林；纳博科夫行旅于俄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等不同文化空间，其文学创作也具有明显的跨语言、跨文化特征；康拉德从波兰出发进入英国，其作品中的文化身份与世界经验同样与这种空间迁徙密切相关。按照传统的国别文学分类，这些作家仍然可以被分别归入爱尔兰、美国或者英国文学之中，但文学地图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空间置于同一结构之后，如此，学生便能够进一步观察到作家的文学身份并非总是与某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重合，而是在迁徙、语言转换和文化接触中不断生成。总而言之，创作空间可以使人看到文学的“生产现场”，也使文学史从静态的国别分类转向动态的空间关系。

2.3. 传播空间

第三重空间是文学的传播空间，它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如何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又进入了哪

些空间。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并不止于创作完成，也不局限于其最初产生的语言和地域，之后的翻译、改编以及现代媒介传播，都将使文学不断离开原初的文化空间，在新的语言、制度和阅读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因而文学的空间性不仅表现为作品和作家与某一地方之间的联系，也表现为文学不断跨越地域边界、形成新的文化联系的过程。

弗兰科·莫莱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将文学地理学区分为两个彼此关联但并不相同的方向：一是文学中的空间，即小说所描写和建构的地理空间；二是文学在空间中的存在，即作品的传播、分布以及文学活动本身所形成的地理关系[6] (3 p)。由此，文学地理学的对象便从“文学描写了哪些地方”进一步扩展为“文学如何存在于不同地方”。这一观点对于外国文学课程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一本小说从出版地进入翻译地，再进入新的出版市场、教育体系和阅读共同体，其传播过程本身就形成一条文学空间路线，如果将这些地点和路线纳入文学地图，我们看到的便不再只是某部作品属于哪个国家，而是作品如何从一个文学空间进入另一个文学空间，并在跨越空间的过程中建立新的文学关系。

在此还可进一步借鉴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流动”作出的解释，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学者强调翻译和跨文化传播并不是作品的附属过程，而是文学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的重要机制[1] (pp. 45-164)。这一观点表明，文学传播本身也是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原作进入新的文化空间后，翻译者、出版者、批评家、教师和读者等不同主体都会参与作品的重新阐释，由此形成一个由原生空间和接受空间共同构成的文学意义场域。从教学角度看，这意味着文学地图不应当只画作品去了哪，还应当追问“作品到了新空间之后发生了什么”。例如在讲授《堂吉诃德》时，可以将西班牙原作空间、欧洲译介空间以及中国接受空间置于同一张传播地图中。学生首先可以通过地图看到作品从西班牙向欧洲及其他文化空间扩散的路径，进一步则可以考察不同语言的翻译、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以及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接受方式。这样，“《堂吉诃德》是一部世界文学经典”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学生机械记忆的结论，而可以被还原成一个具体的文学史问题：一部产生于特定语言和文化空间中的作品，是如何通过翻译、出版和阅读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并在新的空间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的。

传播空间的教学价值在于，它能够将传统文学史中相对分散的翻译史、出版史、接受史和影响史重新组织起来。在地图上，文学传播表现为节点和路线；在文学史中，它表现为翻译、接受和再阐释；而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它则表现为不同文化空间之间持续发生的文学联系。

3. 从地理定位到文学阐释

地图就一般情况而言提供的是一种地理定位，但对文学课程来说，“找到地点”显然只是一个阶段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地点来组织起真正的文学问题。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地图不是文学研究的终点，而是进行观察、提出问题并形成阐释的起点[6] (5 p)。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地图应继续完成不同的转换，使地理信息最终重新返回文学阐释。

3.1. 从“地点”到“关系”

地点与文学本身的关系至少可以从文本内容、文学构思以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这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追问。

首先是地点与文本内容的关系。文学作品中的地点并非孤立的地理坐标，其意义往往需要放置在作品整体结构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譬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巴黎与圣母院本身具有明确的现实地理位置，但在小说中它又超越一座建筑物的地理属性，成为人物活动、情节展开和历史想象高度集中的空间。小说为何以“巴黎圣母院”命名？一般认为，巴黎圣母院是对“宿命”(АИАГКН)的一种空间表达[7]，卡西莫多、克洛德、爱斯梅拉达、弗比斯等人物，看起来有不同的欲望和选择，但他们最终都被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力量之中，而圣母院恰恰把这种抽象的“宿命”变成了一个可以看见、进入、

攀登、躲藏和死亡的空间。此外，巴黎圣母院也是一个历史性空间，雨果借 15 世纪的圣母院写出了一个时代如何通过建筑和故事留下自己的痕迹，又如何被新的时代所取代。

其次是地点与整体文学构思(包括作家选择与其创作机制)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借助莎士比亚的戏剧来解释：莎士比亚戏剧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以意大利城市(威尼斯、维罗纳、罗马等)为背景的，还有部分经典作品以雅典为叙事背景，这里很自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作为英国人为何经常将故事设定在意大利或是希腊等地？这一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莎士比亚及其观众是否真的熟悉英国之外的地域(尤其莎士比亚并无出国经历)，而与作家对特定地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关系内涵的调动有关。例如威尼斯与商业贸易、法律制度和多族群交往的城市特征密切相关；维罗纳则可使家族冲突与城市社会关系彼此交织。而从更整体的角度来看，莎剧中也同时体现出英国人对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尊重，以及对意大利(充满激情、嫉妒等)的刻板印象[8]。

再次是叙事地点与现实地理之间的关系，这构成文学阅读与理解中的更深一层。文学作品中的地点并不总与现实一一对应，有些地点经过文学想象的重建，有些则本身即是虚构，譬如《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但是这种虚构依旧以现实的地理空间及其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为基础，正如马孔多实际承载的是拉丁美洲特定的历史经验、社会变迁和文化记忆，于是虚构的马孔多便成为了观照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现实经历的窗口。这一点也意味着，文学地图并不等同于现实地理地图：现实地图追求的是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而文学地图更应关注的是地点如何进入文学、如何被重新组织以及它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怎样的意义与联系，在于通过现实地理与文学空间之间的参照，让学生理解文学如何在虚构空间中保存现实经验，又如何通过虚构重新认识现实世界。

3.2. 从“路线”到“过程”

人物的旅行、作家的迁徙、作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等等，都表明文学与叙事并非固定在某一域所，而是持续在空间中移动、变化乃至生成的，因此文学地图还需要进一步呈现文学的动态路线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发生过程。

可以借助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来说明这一问题。这部作品本身具有鲜明的旅行结构，其前两章以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地为主要空间，第三章去往滑铁卢、莱茵河和瑞士，第四章则转向意大利。长诗的序言中特别说明：作品“大部分是在它所描写的地方写成的”[9]，可见作品的文学空间与作者的现实游历和具体创作存在直接联系。长诗主人公哈洛尔德的游历地点转换始终伴随观察对象和思想主题的变化：在葡萄牙、西班牙，旅行与战争、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进入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之后，古代文明、民族历史和现实政治成为诗歌关注的重要内容。地图所呈现的移动过程，可以帮助学生将原本按照诗章分散阅读的内容重新组织起来，体会“空间变化–观看对象变化–思想主题变化”之间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哈洛尔德的路线与拜伦本人的旅行路线叠加起来。1809 年，拜伦与霍布豪斯从英国出发，经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前往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奥斯曼土耳其境内旅行；《拜伦研究指南》的相关编年资料显示，拜伦 1809~1811 年的壮游经历正是从葡萄牙一路往西前往希腊，其作品第一、二章的写作与这一旅行直接相关[10]。因此，本部作品的教学可以同时绘制两条路线：一条是哈罗尔德在诗中的旅行路线，另一条是拜伦现实中的旅行路线，比较二者之后，问题便从“哈洛尔德去了哪里”进一步转向“拜伦如何把自己的旅行经验转化为文学叙述”。这样，原本大概率被分开讲授的作家生平与作品分析就重叠为了一个可以观察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的空间。

再进一步，还可将“路线”延伸至作品的传播过程。拜伦的作品及其所塑造的“拜伦式”形象(不仅限于《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迅速进入欧洲文学空间，在英国以外的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等

地都形成了广泛影响。这种传播也并不是简单的作品流通，而是形成了文学的再生产路线。法国诗人拉马丁在 1825 年发表《哈洛尔德朝圣的最后一歌》，直接以拜伦作品为参照进行创作；卡德韦尔教授指出，拜伦在欧洲不同地区引发了广泛的模仿、改写和文化整合，其作品中的自由观念与“拜伦式”人物形象也被不同国家的文学家纳入自身的民族文学表达之中[11]。

3.3. 从“分布”发现“问题”

从地理定位到文学阐释，还有一种路径是通过梳理地理位置分布，将原本分散于大量作品中的地点、人物、作家或传播节点进行集中呈现，并尝试观察其中的重复、聚集与部分地点的缺席，由此来发现问题。

在教学中，地图不必直接给出文学史结论，而可以首先呈现一种值得追问的空间分布。例如，将整本教材中不同时期重要作家的出生地、创作地、主要出版地或者作品的主要发生地进行标记和比较，就会发现世界文学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期、文学类型和出版市场的变化发生迁移。以欧洲文学为例，其文学中心先后从古希腊、古罗马过渡到意大利，继而又扩散到法国、英国、德国，从 19 世纪起俄国文学也有了一席之地 [1]。因此文学地图可以在文学史的讲授中补充一种空间运动：不同时期的文学中心在哪里形成，又为何发生转移；某一时期的文学繁荣为什么集中于特定城市或区域；新的文学中心出现之后，原有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由此，学生便可以发现所谓“文学中心”实际上是多种空间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图在这里把所谓中心转化为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文学史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地图中的“空白”。如果将文学史教材中作家和作品的地域来源进行统计，并按照时期或区域进行数字化的可视化处理，将看到某些地区的文学密度可能会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亚非文学在世界文学教学中的位置尤其能够说明这一问题。这里所说的“缺席”并不是指文学史教程完全不介绍亚洲和非洲文学，而是指它们往往以较少的篇幅、少量作家或某些专题性的方式进入既有文学史框架，其在整体文学史叙述中的结构性位置相对弱化。世界文学研究近年持续反思这种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有学者指出，21 世纪以来比较文学虽然不断向非西方文学开放，但非英语文学在全球英语文化主导的条件下仍存在“少数化”(minorization)现象，即非英语文学获得进入世界文学的机会，却仍容易处于次要位置[12]。如通过文学地图显示这一现象，则可以促使学生追问：这种空间上的缺失究竟来自文学生产本身，还是来自文学史书写、翻译机制、学术研究和课程选择？地图由此可以把“没有被看到”与“没有存在过”区分开来。

4. 空间教学的多尺度设计

在以上关于文学空间的不同层次与进行文学阐释的不同视野的分析基础上，本节将提出具体的空间教学设计尺度。与空间本身具有不同大小一样，文学地图也应根据教学对象和问题的不同而区分尺度的把握与选择。具体而言，可以从作品内部的微观空间出发，逐渐扩展至作家与作品所处的中观空间，最终进入文学史层面的宏观空间。

4.1. 从文本内部出发的微观尺度

微观尺度主要针对文本内部的叙事空间，从文本中的具体城市、街道，乃至建筑、住宅地点等小的空间节点出发，观察空间与人物活动、情节组织与文本意义生成之间的联系。例如在《红与黑》的讲授中，可以将小说中的维立叶尔、贝尚松、巴黎这三个核心地点与于连的人生轨迹进行对应标注，尤其是将人物身份与空间的变化联系起来：于连从维立叶尔进入神学院，再进入贵族家庭与巴黎社会，这一系

[1]此归纳系参考国内通用的“马工程”外国文学教材得出。见《外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 年版。

列空间移动直接对应其社会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不同阶层的期待和价值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人物行动，学生便能看到人物的具体成长，而不只是抽象的心理变化，空间与地图本身也开始参与解读于连的离开与新的空间的意义(新的空间赋予人物怎样的社会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微观尺度的关键并不是绘制一幅完整而精确的地理地图，而是将文本中的空间信息重新组织成关系问题。文学地图在这里首先是一种阅读方法：从地点进入场景，从场景进入人物行动，再从人物行动进入叙事结构和文学意义。泰利所强调的“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本身也并非单纯追求地理信息的准确呈现，而是通过空间化的方式重新思考叙事结构与文学经验。

4.2. 考察作家地域的中观尺度

中观尺度需要进一步考察作家、作品与地域之间形成的关系，将原本分散的作家生平与作品背景的地域信息串联起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如前文提到的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样，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也与作家本人的现实游历相关：作品以诗人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旅行为基本线索，其沿途经过的城市、地区和历史文化空间不断进入诗歌叙述。因此教学中可以先根据作品梳理诗人的行进路线，再结合海涅的流亡经历和德法之间的文化空间关系，考察“旅行”如何成为诗歌组织现实经验的方式。这样，德国就不是一个静态的地理对象，而是在不断移动的诗人视角中被重新观察和书写的文化空间。由现实路线进入文本路线，再由文本路线进入民族、历史与政治文化的思考，能够使学生理解文学空间并非现实地理的简单复制，而是作家经验与文学想象共同建构的结果。

4.3. 追问文学史问题的宏观尺度

宏观尺度则将空间观察扩展至文学史和文学传播的整体格局，通过对作家、作品、文学中心及传播路径的空间分布进行整理，发现传统文学史叙述中不易显现的问题。空间化的文学研究不仅关注文学作品“在哪里”，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域的文学如何进入相互关联的文学空间。诺瓦利斯等早期世界文学思想家已经开始设想超越民族边界的文学交往共同体[13]，而后来的世界文学研究则进一步关注这种跨地域文学空间中的传播、翻译、中心与边缘等关系。

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可以将教材中的作家、作品按照国家、城市或区域作更为整体的空间整理，通过图表、节点关系或地图呈现不同时期文学中心的变化，以及不同区域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分布状况。这样的可视化并不以制作复杂的地理信息系统为目的，而是首先将原本按照时间排列的文学史知识转换为空间关系，使学生能够从“文学在哪里”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集中于这里”“哪些空间处于边缘”“哪些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充分呈现”等问题。在这里，文学地图不仅是展示知识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发现文学史问题的分析方式。

4.4. 教学篇目的尺度设计

为进一步说明空间教学与文学地图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现依据国内通用的“马工程”外国文学教材[14]中所列出的重点学习篇目作如下尺度与问题设计。

地图尺度	主要文学作品	适合提出的教学问题
微观尺度	《源氏物语》《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伪君子》《失乐园》《巴黎圣母院》《高老头》《罪与罚》《玩偶之家》《萌芽》《我是猫》《荒原》《变形记》《喧哗与骚动》《雪国》《苍蝇》《等待戈多》《百年孤独》《小径分岔的花园》等	1. 空间如何组织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如住宅、街道、城市、宫殿、道路等空间节点如何成为叙事结构的一部分？2. 空间如何参与人物塑造与意义生成？3. 空间形式如何转化为文学形式？

续表

中观尺度	《荷马史诗》《巨人传》《汤姆·琼斯》《新爱洛伊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拜伦长篇叙事诗、《红与黑》《双城记》《死魂灵》《苔丝》《安娜·卡列尼娜》《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河湾》《一日长于百年》《赫索格》《宠儿》《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耻》等	1. 作家的生平、旅行与地域经验如何进入文学创作？2. 不同地域之间的移动如何影响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与主题表达？3. 城市、乡村、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差异如何构成作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宏观尺度	《一千零一夜》《浮士德》《草叶集》《吉檀迦利》《两宫间》等，并可结合《双城记》《荒原》《百年孤独》《耻》等作品进行拓展	1. 作家、作品与文学中心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怎样的文学史格局？2. 文学作品如何沿着翻译、旅行、出版、殖民等路径跨地域传播？3. 地图所呈现的空间分布，是否能够发现传统文学史叙述中被弱化的区域、作家或文学交流关系？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需要纳入空间教学与文学地图的绘制，此处只是提出可供参考的设计尺度与文学问题。此外，这些划分也并不应是一种机械划分，同一作品实际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展开教学，但不同尺度所对应的观察对象和问题意识也应当有所不同。

提出空间化的文学史教学，并非是为了替代传统的时间线的文学史教学，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教学补充；绘制文学地图也并非是为了追求新的教学内容或课程展示环节，而是希望可以借助空间重新梳理和组织已经建立的文学知识。为了切实将其引入课堂，教师完全可以借助普通地图、教材插图或是 ppt 课件等传统教学工具，将不同层次的地理信息进行标识或串联。当条件允许时则可以进一步使用交互式地图、GIS 等数字工具来辅助课堂。

可以想见的是，未来随着数字人文工具、交互式地图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手段进一步进入高校课堂，文学地图的绘制与展示亦将具体且丰富，或可正式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媒介，这样空间也将成为学生重新认识文学、连接文本与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当然，现有讨论仍主要是理论性的，关于师生究竟该如何绘制地图(实际操作细节)或是利用数字工具来发现更进一步的文学空间关系，仍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24jyxm0316)；2024 年度阜阳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跨界性与融合性：新文科背景下的《外国文学史》教学研究”(2024JYXM0046)。

参考文献

[1] [美]丹穆若什. 什么是世界文学[M]. 查明建,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M]. 萧乾, 等,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5.

[3] Seidel, M. (1976) Epic Geography: James Joyce’s Ulys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3-137.

[4] Tally Jr., R.T. (2019)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versus Literary Geography?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65**, 391-408. https://doi.org/10.15794/jell.2019.65.3.001

[5] Tally Jr., R.T. (2021)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Space, Geography, and the Imagination. Routledge, 1-10.

[6] Moretti, F. (1998)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Verso.

[7] [法]雨果. 巴黎圣母院[M]. 李玉民,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8] Holderness, G. (2026) Shakespeare and Italy. https://www.folger.edu/blogs/shakespeare-and-beyond/shakespeare-italy/

[9] [英]拜伦.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M]. 杨熙龄,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1.

[10] Bone, D. (2023)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yr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9-90.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953863

[11] Cardwell, R. (2004) The Reception of Byron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Orsini, F. (2025) Against Minoritization: Five Strategies for World Literature.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7**, 546-564. https://doi.org/10.1080/1369801x.2024.2314277

[13] Hamilton, P. (2013) Realpoetik: European Romanticism and Literary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4-164.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86179.001.0001

[14] 《外国文学史》编写组. 外国文学史[M]. 第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